

近现代中国画大师

吴昌硕 齐白石 黄宾虹 徐悲鸿 刘海粟 潘天寿 张大千 林风眠 傅抱石 李可染

谈艺录

周积寅
史金城
编纂

吉林美术出版社

談 藝 錄

ISBN 7-5386-0715-3



9 787538 607154 >

ISBN 7-5386-0715-3/J · 464 定价: 29.50

近现代中国画大师

刘海粟 徐悲鸿 黄宾虹 齐白石 吴昌硕
李可染 傅抱石 林风眠 张大千 潘天寿

谈艺录

周积寅 史金城 编纂

吉林美术出版社

(吉)新登字 06 号

近现代中国画大师**谈艺录**

周积寅 史金城 编纂

出版/吉林美术出版社

发行/吉林美术出版社

印刷/吉林省九三彩色印刷厂

版次/1998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规格/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7

印数/3 201—5 200 册

书号/ISBN 7-5386-0715-3/J·464

定价/29.50 元

序

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渊源流长，根深叶茂。有关绘画理论的著述，更是代不乏人，蔚为大观。早在先秦诸子和两汉时代的哲学、文论等著作中已有片言只语的反映；从东晋起，专篇的中国画论便陆续产生；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极为发达的时期，也是中国画论的成熟期；经宋、元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明、清中国封建社会走下坡路，中国画论处于因袭与创新的交错期；近现代，中国经历着大动荡与大变革，中国画论进入了一个振兴期。

为了艺术院校中国画专业教学的需要，曾编了一部教材《中国画论辑要》（1985年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节录了从先秦至清末历代画论名篇精段，按内容加以科学的分类。面世不久即脱销，至今已再版多次。1988年荣获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此编系《中国画论辑要》之续编，内容为近现代部分，在编选体例上大体上与前编相同，因文字易懂，故不作注释。未收绘画史论家画语，而是节录近现代十位中国画大师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刘海粟、潘天寿、张大千、林风眠、傅抱石、李可染的绘画史论著作、论文、讲稿、题画、书信中关于中国画的高深见解，予以分类汇编而成。

我们之所以遴选了这十位中国画大师的画语，其理由是：

其一、他们都是近现代中国画坛独树一帜的一流中国画家。他们在绘画创作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体现、代表这一时代中国画的最高品位。

其二、他们又都是近现代一流的绘画理论家。他们的理论来自实践、有感而发，对前人的画论既有发微、探讨，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体现、代表这一时代中国画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

其三、他们同时又都是近现代一流的美术教育家。他们德高望重，为人师表，诲人不倦，为我们近现代美术教育事业作出了启蒙、奠基、开拓的贡献。我国美术事业到今天能有如此的兴旺、繁荣，名家辈出，与他们的掘井、汲泉、灌溉、培育是分不开的。许多画语，都是课内课外针对学生、后辈而言的。

十位大师的绘画理论和他们的绘画作品一样，都是我国极其宝贵的文化财富，它将作用于对十位大师绘画艺术的研究，将作用于中青年画家和中国画爱好者的学习，也将为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提高中国画创作质量起着借鉴、指导作用。

在这些大师的画语中，诸如对待传统问题，革新问题，中国画发展前途问题，中西绘画融合问题等等，其中有些理论观点，相互之间不尽相同，甚至完全对立，但乐山乐水，见仁见智，乃学术中屡见不鲜之事。这样，倒反而有利于学习研究者从他们各自的见解中，受到更多的启迪，因损各便，流派纷呈，不失为一大好事。

我们十分感谢一些专家学者们最早地先后为搜集、辑录、整理、出版大师们的艺术文集、谈艺录、画论、画语，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做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完成这部大型的画语类编。

本编定有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1997年5月

责任编辑 朱孝达

装帧设计 朱芳禾

目 录

序	1
一、画与人生	1
二、画与道	24
三、画与美	31
四、继承与变革	45
五、生活	79
六、创作	110
七、修养	137
八、品评	182
九、形神	228
十、意境	244

十一、风格	262
十二、流派	274
十三、中西绘画	306
十四、章法	362
十五、笔墨	384
十六、色彩	429
十七、诗书画印	441
十八、画史	473
附：近现代十位中国画大师小传	514
本书主要引用书目	527

一、画与人生

物质文明之极，其弊至于人欲横流，可酿成残杀诸祸。惟精神之文明，得以调剂而消弭之。至于余闲赏览，心旷神怡，能使百虑尽涤，犹其浅也。志道之士，据德依仁，以游于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用，相辅而行，并驰不悖，岂不善哉！岂不善哉！

——《黄宾虹论画录》

盖唐以前，画意所属，不过为存典故、备法戒而已。故汉成帝视《绡踞姐已图》，班姬以进忠言；晋戴逵画《南都赋图》，范宣称为有益。宋董道撰《画跋》，于古先事实，尚多考核之文；米元章著《画史》，见临幸图容，因有奢侈之叹。古者良工，执艺以谏，犹此意也。

——黄宾虹《宾虹论画》，1908年戊申第4年第7册美术篇

画学为士大夫游艺之一。古之圣哲，用之垂教，以辅经传，因必有图。其后高人逸士，寄托情性，写丘壑之状，抒旷达之怀，无名与利之见存也。

——黄宾虹《宾虹画语》，1923年5月16日、6月7日

士夫之画，华滋浑厚，秀润天成，是为正宗，得胸中千卷之书，又能泛览古今名迹，炉锤在手，矩矱从心，展观之余，自有一种静穆之致，扑人眉宇，能令睹者矜平躁释，意气全消。晋郗毂说礼敦诗，羊叔子轻裘缓带，古来儒将风流，多文晓画，固不独裴将军识吴道玄，袁中郎传徐文长也。即身游绝塞，时际凶荒者，领略山水草木之精英，形诸笔墨，聊以遣怀，以类诗人之比兴；画烈火而知热，图北风而生寒，笔端神妙，自不可测。古者圣王致治，贵于潜移默化，文章礼乐，常有胜于刀锯鼎镬，岂有他哉？！老子曰：“圣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图画之事，肇始人为，终侔天造，艺成勉强，道合自然，悦有涯之生，致无穷之乐，其视人世寻常玩好，愉快几何而哀戚随之者，不已多欤！

——黄宾虹《国画非无益》，1934年《国画月刊》1卷2期

古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中国言成德，欧人言成功。阐明德性者，东方之艺事；矜尚功利者，西方之艺事；意旨不同，而持论异矣。孔子曰：“士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德依归于仁，仁者爱人。一艺之微，极于高深，可进乎道，皆足济世。图画肇始，原以羽翼经传，辅助政教，法至良、意至美也。

世界国族的生命最长者，莫过于中华。这在后进国家自然是不可及，即与中国同时立国者亦多衰颓灭亡，不如中华之繁衍与永久。这原因是在于中华民族所遗教训与德泽，都极其朴厚，而其表现的事实，即为艺术。古圣贤书中所遗留下来的教化自不待言，即三代以前，至今在地下发掘出来的石器陶器上，都有艺术的表现，证明我国民族在文化道德上的优秀与坚实，非浅薄浮夸者流所可比拟。日本艺术，西洋人评为浮薄，故不是寿相。

中国的道德文章，可以不死。“天法道，道法自然。”国家的寿，就是从效法自然得来。西洋人对于医药有精深的发明，如德国医药曾可推为世界第一。但这不免是个人的，不能救治其国家的疾病。中国亦有早起节食等等养生之道，但这里是为普通人设法。中国理论，精神胜过物质。不但能以精神医个人的病，还能防止国家民族的病症。

艺术就是祛病增寿的良药。历史上凡世乱道衰的时候，正是艺术家努力救治的机会。现在以地下发掘的看来，殷代的文化不比周代为低。周以文化较低之民族，掀起战争，原是阻碍文化的发展，幸而学术家力求进步，从变乱中产生诸子百家。其各家学说，不但今日欧美学者多所契合，而与其不同者至今仍富有研究的价值。道光间洪杨革命，对当时文化与民生，有所影响，因此产生晚清文学文艺的兴盛；尤于此战

乱后，产生了强昂蓬勃的民主与革命的政治思潮，亦因此而得学术文化的一切革新运动。

……。

现在，很多人均抱悲观，实在正可乐观。尤其在文化艺术上大有努力的余地。高剑父先生大书“艺术救国”，其实，惟艺术方能救国。今日各国均知注重艺术与文化；我国文化自有特长。开门迎客，主客均乐。以此可以免去战争，不必残杀了。所以说，艺术是最高的养生方法，不但足以养我中华民族，且能养成全人类的福祉寿考也！

——黄宾虹《养生之道》，1948年8月1日杭州《民报》副刊《艺风》

春秋战国时代，贵族封建政治和为他们制定的礼乐崩坏，诸子百家著书立说，竞相辩难，遂有了各人自己的学说，蔚为大观。……自后文艺勃兴，学问便不为贵族所独有。师儒们传道设教，平民乃有自由学习和自由发挥言论的机会。这种精神，便是民学的精神。其结果遂造成中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

中华民族所赖以生存，历久不灭的，更是精神文明。艺术便是精神文明的结晶。现时世界所染的病症，也正是精神文明衰落的原因。要拯救世界，必须从此着手。

——黄宾虹《国画之民学》，1948年8月22日杭州《民报》副刊《艺风》

山水画乃写自然之性，亦写吾人之心。山水与人以利益，人生息其间，应予美化之。

——黄宾虹致友人函，1951年

纯正美术，远于功利，对于社会，鲜直接之影响，图案美术之旨，在满足人类之生活，如绸之为物非不细软，但色泽花纹苟不佳，人即无取，反服色泽匀称之布，非以廉也。故制之失宜，金玉丧其值；制之合法，土木显其功。如中国之丝、之漆、之瓷、之木料，皆天下之美质也。吾先人殚思苦虑，用之至当，乃著其名于大地。各国收藏，视若至宝。五十年来，文化衰落，人习于惰，作焉不思，传及两代，真意全失。故外物充斥，罔有纪极，倘不急起直追，必致危亡不救，考欧洲大邦，皆设图案美术专校，吾国今日，先宜绍述古制，采取新法，利用美质，造作珍奇。粗者供日用，精者备收藏。且图案之术，能化恶为美；应用之当，俭之获过于奢。国人美感，于以养成。夫人之嗜好，赋诸天然，不能相强，故徒为爱国之空言，提倡国货之高论，其效仍微者，盖未能揣其本也。国货佳者，无俟提倡；其不佳者，奖誉无益。图案美术，乃促进一切工艺之不烦而克臻美善之学也。

……。

人贵尽其才尽其用，并不以智愚巧拙而分等级。如耕者之不善属文，亦犹士之不解执耒耜也；各得其

用，社会以宁。故文明国家之培养艺术人才，亦各尽其才之用，使借一艺以自立，无事营求。吾国公私所立美术学校，无虑数十，而无一注意图案美术者。其生徒类皆学画，其出路，恒充教员。天才出现，恒数世而不一觐，安得同时有数万之作家。至人之营求衣食亦属应当，惟此等未成熟之画家，其执业，即无裨于世，复大背乎学。驯之社会美术，似发达而实无美术品之出现，且距此益远焉。其罪恶不仅消耗人之精神，使之无用而已。盖劣艺不外乎观察不精，背乎自然，其影响之及乎道德教育，能使人不爱真理，苟且欺诈。向使一般资能较低之青年，习图案美术，执一完善之艺，以求生活，必不致湮迹教育界，以自误误人也。而社会不特多生产之人，且受其工作实用以外之惠。况今日时髦所尚，必学洋画；工具俱系外来，倘无所得，则徒耗国家经济，允可不必也。

……。

国家唯一奖励美术之道，乃设立美术馆。因其为民众集合之所，可以增进人民的美感；舒畅其郁积，而陶冶其性灵。

——徐悲鸿《中国今日急需提倡之美术》，1933年5月15日上海《新中华》第1卷第10期

中国艺事随民族衰颓，自元以降，至于今日，盖六百余年矣。在昔广袤之华夏，袭往古族氏遗传，各地所葆特性尚全，其面目往往见于艺事。自元以降，艺人多产太湖一方，平芜远岫，惟衍淡味，相沿成风，

萎靡不振。嵌奇磊落之士，如天池八大辈，局促一隅，人指为怪。不克造作风气，放宏肆之音，使艺术光大。如人患疯瘫之症，既无以立，更无壮志，欲其开创大业，披除荆棘，不可得也。艺术为文化主干，只被历史小人，视为末技，于是聪明睿知之士，少出此途。但负异秉怀大节者，于其呻吟痛苦之候，不能自遏其呼号之声，虽奄奄一息，雄风自继；久则激荡泛滥，沾于全民。乃明自由之大道，合群力以争存，控制造物，摧毁顽强；血涌派张，浩气充塞，一念克正，怯懦立除。故自革命以还，民族主义既伸，于一切积障，成就摧陷廓清之势，艺风社诸君子皆其披坚执锐之勇者也。

——徐悲鸿《艺风社第二次展览会献词》，1935年5月15日上海《艺风》第3卷第5期

艺术家即是革命家，救国不论用什么方式，如果能提高文化、改造社会，就是充实国力了。欧洲哪一个复兴的国家，不是先从文艺复兴着手呢？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责任看得过小，一定要刻苦地从本分上实干。

——徐悲鸿《与王少陵谈艺术》，1935年11月23日。载《徐悲鸿艺术文集》

艺术有三大原则，即真善美是也。真者精诚之至也，此不必多提。现所欲言者，则艺术两大源流，惟“善”与“美”，此二者又包括“造物”与“人生”，造物于大自然之间，则“美”也。体会人生则“善”也。

中国艺术，偏重于“美”，而少于“善”。质言之，工花鸟，拙“人生”。十八世纪以前，中国花鸟之作，堪称世界第一。十九世纪以迄目今，亦复如是。即艺术古邦之罗马，亦难与我并驾齐驱。

——徐悲鸿《中西画的分野——在新加坡华人美术会讲话》，1939年2月12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为艺术之源有二，曰造物，曰生活。感于造物者，刊划摹拟，倾向于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者也；探索生活蕴秘者辄以艺术为作用，发其宏愿，启迪社会，非不求美，而侧重于善。顾以写生为事者，求真之情热烈，其出彼而入此，得美或得善，俱能于文艺有所建树，殆尤可轩轾。惟中国艺术之各派，不问其岭南与越北，独偏重于自然，对于生活，不屑措意。以粤中画家而论，苏六朋在艺术上之地位，逊于当代高氏昆仲及陈树人远甚，虽其造诣固有殊异，但人之蔑视摹写人群生活中之艺术，概可见矣。为艺术者，匪止寄其情绪而已。苟于所拟之境，不能深入，其力盖不足以震撼大众，此又不得徒责社会成见之囿于一隅，而为艺术者，应自负其责也。

——徐悲鸿《敬致辱教诸君》，1937年5月1日广东《美术杂志》第1卷4期

艺术是涵养人格至善之要素，足以振奋人们的精神，足以教育人们向上和前进，足以丰富、滋润人们的生活。